



眷村男孩蛻變與成長

《小畢的故事》文學與電影

◎ 應鳳凰

■ 原著〈小畢的故事〉 朱天文 1982

■ 導演 陳坤厚 1983

〈小畢的故事〉最早是小說家朱天文的短篇創作，1982 年發表在《聯合報》副刊「愛的故事」徵文專題。透過鄰家女孩朱小帆的眼睛與陳述，呈現小畢自童年、少年到青年的歲月，也道出了每個人曾經經歷過的成長回憶。1983 年由陳坤厚執導，朱天文、丁亞民、侯孝賢、許淑真編劇，鈕承澤、張純芳、崔福生、顏正國等人演出。片中主要場景為台北淡水。

〈小畢的故事〉最早是小說家朱天文的短篇創作，1982 年發表在《聯合報》副刊「愛的故事」徵文專題。沒想到這篇溫馨小品被侯孝賢、陳坤厚兩位大導演看上，透過朋友介紹見面，原先只想洽談版權。未料大家相談甚歡，決定共同編寫劇本。電影上映之後，叫好又叫座，口碑與票房雙雙告捷。

這次成功，既是「文學與電影」一次美好的結合，因緣湊巧，也讓朱天文與侯孝賢因「小畢」而結識，共同完成電影劇本。本片得到 1983 年金馬獎最佳影片、導演及改編劇本三項大獎，受到影評人及觀眾一致讚賞，開創一系列國片改編文學作品的風潮，也開啟電影工作者與小說家長期合作的契機，同組人馬自此以後攜手完成更多經典電影，進軍大小國際影展，讓往後台灣電影注入更多人文氣息與人道關懷。而低成本高收入的票房佳績，也風起雲湧為八〇年代「台灣電影新浪潮」漂亮地拉開序幕。

小野當了小畢的「產婆」：電影與文學的成功「牽手」

先從兩個小故事感受當時的投資環境，也藉此認識電影開拍的社會背景：一部電影能順利誕生，按說出錢的老闆，也就是「出品人」無庸置疑是重要關鍵；時序來到八〇年代初期，台灣文化社會儘管活力充沛，政治上仍處於綁手綁腳的「戒嚴時期」，繽紛的影視文藝圈頭上，仍有個虎視眈眈的威權政府，以及擁有全台最大製片場的影界龍頭老大——黨營的「中央電影公司」。

1983 年出品電影《小畢的故事》，掛名由中影公司以及陳坤厚等成立的「萬年青電影公司」聯合出品，既是兩家共同投資，作家小野怎麼會是「小畢的產婆」呢？原來小野這時剛被中影總經理明驥找去中影上班不久，負責企劃部門，頭銜是企劃組長。

誰都知道拍片需要龐大資金，而個別力量總是薄弱，獨立製片在政府掌控媒體的戒嚴時期，更是難上加難，若能得中影合作，成功機率當然倍增。偏偏「黨國不分家」的年代，黨營機構等於「官方」，有著銅牆鐵壁的官僚體系，欲取得中影資金得通過層層審查，需要國民黨文工會等「上級」都點頭才行。

小野因緣巧合成了小畢接生婆，原因是他妙手編寫「小畢企劃案」。在一篇文章裡他回憶道：「在中影內部要完成一部電影非常艱難。」需在他的企劃組先寫出企劃書，包括主題、構想、可行性評估與分析等等，內部先審查，然後送到文工會再審查，「審查的過程中，你所遇到的人有不少是軍警出身」。

好在本身就是小說家的小野，文章之事難不倒他，「寫企劃」也在寫作範圍之內。呈遞給上級之前，小野用了點小計謀，寫成以下企劃重點：「本片最主要的目的是以青少年成長受挫之後逐漸領悟人生的意義，最後決定投考軍校，報效國家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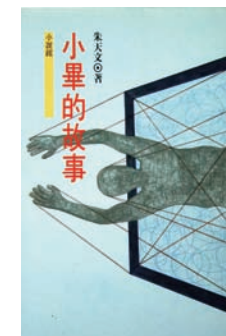
這段類似籌拍軍校招生廣告的企劃書於是通過層層關卡，讓小畢初胎順利產生。案子在中影一通過，小野即刻傳話給陳坤厚，電影可以拍了，趕緊動筆寫劇本。雖然他的回憶文章裡，對這個官僚體系相當不滿：「在如此嚴密又保守的審查系統中，能產生什麼偉大的、具有藝術內涵、具有批判反省能力的電影作品？」

這篇題為〈小小撒個謊——台灣新電影傳奇〉的回憶文章，被收入時報出版之《狂飆八〇——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》一書，讓這段有趣且反諷的傳奇，為「新電影」之崛起留下歷史見證。另一個拍片傳奇也與資金有關。陳導、侯導兩人曾經都為小畢而孤注一擲，押賣住宅拍戲。當初為彌補資金不足，侯孝賢賣了公寓房子，陳坤厚用住房向銀行抵押貸款，兩人聯合湊足新臺幣 200 萬元，拍完《小畢》用掉 520 萬元成本，幸虧票房總收入超過 600 萬，陳坤厚才得以還清銀行債務。

從這些瑣碎小傳奇「以小見大」，我們既看到台灣影視環境的艱難，也見識年輕藝術家鍥而不捨的衝勁與努力。

眷村文學的先聲：小畢的母親朱天文

雖然題目有「故事」兩個字，事實上朱天文最初是以一篇回憶散文來寫的，文章收集成書時，《小畢的故事》是一本收有四十篇散文的「散文集」。在「三三書坊」初版「自序」裡，朱天文頭一句話就說她是：「用小畢的故事當做這本散文集的書名。」



■ 朱天文，《小畢的故事》
（台北：三三，1983，國立台灣文學館提供）



■ 作者朱天文
（國立台灣文學館提供）

越是到了新世紀，小說與散文的界線越是模糊。〈小畢的故事〉提供了典型的例子：一般人的確弄不清五千字不到的這篇短文，到底屬於小說，還是散文。然而它到底是散文或是小說其實不重要，不管是透過怎樣的書寫形式，重點是它不只說了一個隔壁男孩的傳奇故事，描寫一位栩栩如生的主角人物，更重要的是，作者從一個特殊的角度，傳達了青少年成長的艱辛。

朱天文在文章第一段便寫道：「小畢跟我小學同班，又是隔壁鄰居，當初搬來村子裡，畢家已在此地住了十幾年。記得第一次看到小畢是搬來當天，我在院子搬花盆……」

第一句話就把人物與背景交代得一清二楚。文中「村子裡」，指的就是「眷村」。不只眷村男孩「小畢」因為電影而成為觀眾熟悉的人物，文章也是八〇年代文壇興起一系列「眷村文學」的先聲。台灣文學潮流裡，先有五〇年代大批大陸來台文人形成的「反共懷鄉文學」，而後有其子女繼之拉起的「眷村文學」大旗，成為戰後台灣文學史裡一支特殊的風景。朱天文、朱天心姊妹，父親是知名軍中作家朱西甯，母親是翻譯家劉慕沙，一家人於小說事業的輝煌成就，正好為此文學風景，做最好的註腳與說明。

原籍山東，1956年出生的朱天文，高中讀台北中山女高，大學畢業於淡江英文系，自承胡蘭成先生，即張愛玲前夫，是她一輩子的精神導師，公開以「嫡系直傳弟子」自居。出身書香世家的她，高一便開始投稿寫作，早在七〇年代就出版小說集《喬太守新記》，散文集《淡江記》。一家人皆在寫作之外，更集結文友創辦出版社、雜誌社，不但主編《三三集刊》，朱天文更是「三三書坊」發行人，形成文壇知名的「三三文學集團」。

1982年底開始的《小畢》劇本撰寫，成為她人生旅途重要轉捩點。這是她生平第一次嘗試電影劇本，從此轉換了她的創作方向，開啟她與侯孝賢二十多年的長期合作。此後她創作的電影小說或文學劇本還包括：《風櫃來的人》、《安安假期》、《最想念的季節》、《童年往事》、《戀戀風塵》、《悲情城市》、《最好的時光》等，獲得國際影展獎項無數，為台灣新電影以來最知名編劇之一，於當代影史無疑擁有一席之地。

儘管忙碌於電影工作，她並未拋棄一向的小說家身分，近三十年來陸續發表引人注目的長短篇小說，如1990年出版《世紀末的華麗》，文字色澤濃豔，是台北都會文學知名代表作；1994年創作男同志情慾題材《荒人手記》，得到《中國時報》第一屆百萬小說大獎，這些例子都說明她在台灣小說界的重要地位。

鄰家女孩的眼睛：導演陳坤厚的攝影鏡頭

算起來〈小畢的故事〉只是朱天文早期的作品，是她二十六歲時的創作，篇幅不長但文字清麗，感情真摯，以淡淡的回憶筆觸懷念兒時伴侶。更可貴的是，她的回憶與懷念，無形中提供讀者一份細膩而敏銳的「觀看角度」：隱身在文字裡的「第一人稱」敘述，到了電影裡更加明顯而具體——影片從頭到尾，小畢的成長歷程便是透過一個鄰家小女孩清亮的眼睛，童稚的聲音來觀看和敘述。

這一敘事角度也讓劇情運行更加流暢而生活化，既有「說故事人」的關懷而不介入，也帶著溫柔冷靜的旁觀者立場，讓導演在構思畫面的時候，鏡頭語言更貼近日常生活。陳坤厚原就是攝影師出身，流暢的中遠景鏡頭，正是形成電影清新寫實風格的最大功臣。

陳坤厚很早即進入台灣電影圈，二十三歲起跟著攝影師舅父賴成英拍電影；早在執導小畢之前的1978年，便以《汪洋中的一條船》榮獲第十五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攝影。於小畢之後的1985年，又以《結婚》一片獲得第二十二屆金馬獎最佳攝影。小畢殺青不久，1983年再接下三段式電影《兒子的大玩偶》攝影師，幫助導演們解決改編文學的映像問題，也藉由他的掌鏡，統一各導演間手法的差異。

身分固然是攝影師，拍《小畢的故事》他卻是坐在導演椅上。此片一舉獲得最佳導演與最佳影片，證明陳坤厚在八〇年代台灣電影新浪潮上無可動搖的重要位置。本片獲獎也並非僥倖，是結合影劇音樂界一群深具潛力的菁英聯手打拼的成果，除了編劇群

有朱天文、侯孝賢、丁亞民等，音樂作曲亦是一時之選。李宗盛的音樂再加上黃韻玲作曲、唐諾作詞的這首動聽的主題歌：

「有一個故事 在那年的星空裡
清醒時我們忘記 卻在夢中叮叮響起
響起 曾經年少的日子
你愛攀坐高牆 笑我淺淺的憂鬱……」

不僅是一部溫馨小品電影，《小畢的故事》更拍出人人關心的「成長」主題，英文名稱直接就翻譯做「Growing Up」。電影和文章一樣，透過鄰家女孩朱小帆的眼睛與陳述，呈現小畢自童年、少年到青年的成長過程。在文字裡，娓娓敘述的第一人稱是朱天文，她隱藏在字裡行間不扮演什麼角色。到了電影畫面則完全不同，電影裡創造出「隔壁女孩朱小帆」，由她扮演敘述人，以及代表「觀看小畢」的一雙眼睛。

但不論文字或電影，「朱家女孩」正是「小畢成長過程」的觀看者。電影裡朱小帆有一雙靈活大眼睛，她一邊觀看小畢的成長，自己也隨著時間慢慢長大——從戴眼鏡的小學生而國中生，而至長髮少女，同樣經歷不同的成長階段。換句話說，這雙隔壁女孩的眼睛，既是敘述者、說故事的朱天文，也是導演拍攝小畢時的「鏡頭與位置」：它不宜架設太高，也不能太低，最好與小畢同高。導演擅長使用中距離畫面構成，或許是意識到，觀看的眼晴，就住在男孩家的隔壁。

然而短短一篇五千字不到的文章，怎樣能拍成一部九十分鐘的劇情片呢？這部金馬獎最佳影片的內容與效果是怎麼達到的？

如果只能用簡短三句話介紹電影劇情，海報上是這麼寫的：「善變多情的少年\不被了解的母親\編織成愛的故事。」

近於廣告詞的這幾句話，雖帶點懸疑性有吸引力，卻看不出具體內容與角色關係。現在重新擬定一份詳實版的「電影本事」，藉以展開小畢劇情及其周遭人物關係。

令人熟悉的青澀少年：小畢的成長世界

電影訴說著一個台灣眷村少年的成長故事。

林秀英年輕時情場坎坷，未婚生下兒子楚嘉，也就是後來的小畢。幸而秀英找到一個年紀雖大，卻善良可靠的外省籍丈夫畢大順（崔福生飾）。住進眷村以後，母子生活安定、衣食無缺。若從另一個角度看小畢，他是到了五歲才有爸爸，七歲時有了弟弟，隔年又來一個弟弟。小畢一路從小學而中學，接受枯燥嚴苛的制式教育，生活裡伴隨畢爸爸的全心照顧。

由張純芳飾演的母親，瘦白安靜，一生似乎專為教養好小畢而活著。電影將朱天文形容她的這段原文，一字不改透過鄰家小女孩說出，更是傳神：「印象裡的畢媽媽不是快樂，也不是不快樂，總把自己收拾得一塵不染，走進走出安靜的忙著家事，從不串門子，從不東家長西家短，她每天中午一定送飯來。」

秀英嫁給老畢的唯一條件，是要他供小畢讀完大學。外表瘦弱的她，內裡藏著剛烈的靈魂。關於她的性格不是沒有伏筆，生來叛逆的小畢，只有畢媽媽「不必疾言厲色就伏得住他」，小畢收禮物時，也都要看媽媽眼色才敢拆開。

電影高潮發生在小畢中學時一次打架偷錢事件。好友腹部刀傷送醫，他急跑回家偷錢而後被發現，責問之下，他既不解釋，又不服畢爸爸教訓，竟出言頂撞。老畢急怒攻心說了重話，讓畢媽媽傷痛絕望至極，隔天竟悄悄開瓦斯自殺。這次事件鑄成小畢一生永遠無法遺忘，無可挽回的沉重打擊。

從童年到少年、青少年，小畢成年之前分出好幾個成長階段。

電影裡的小畢，從剛出場的幼年，打著紅領結參加「爸爸媽媽婚禮」還一起拍結婚照，到升上小學四年級的愛射飛鏢、扮青蜂俠，分別由兩位童星飾演；到了中學混太保打架、追女朋友階段，由鈕承澤擔綱，他把少年小畢的壓抑與叛逆詮釋得入木三分，是一鳴驚人之作。

最後一場已是成人，穿著軍校筆挺制服，參加第一次同學會的翩翩小生畢楚嘉，則由庾宗華客串。每一階段的小畢，透過鏡頭



■ 海闊天空的淡水全景

淡水是小畢的家。淡水是看過電影的人們最無法忘懷的景色。但二十幾年過去了，淡水四週的地貌不再只是一片青翠的山景，要看未經切割的那幕翠綠，只能回到電影片頭的當年，唯一不變的，是淡水河悠悠的海潮聲。

都細膩傳達了內在性格，以及不同階段卻同樣艱辛的成長歷程。

也許是幼年坎坷記憶加上複雜的身世，小畢個性從小就倔強壓抑。電影開場，從順手拉起脖子上的紅領結掛在桌角、畢媽媽趁他睡著整理衣服、不小心拉開短褲、匡啷酒瓶蓋灑落一地。都是伏筆暗示，他的頑皮天真、不喜拘束的個性，貫串整部電影。

從小學時代，他把黃色雨衣披在肩上，虎虎生風地跑成行俠仗義的青蜂俠，一派爛漫天真，卻也是後來打架鬥狠的預告。長大後，有委屈也總是憋在心裡不肯說，正是倔強個性的延續。例如同學偷書他開租書攤被發現，媽媽誤會書是他偷的，他寧願挨打也不說出真相；小畢弟弟硬要跟他出遊而溺水，他受痛罵也不肯解釋。最高潮的偷錢事件，其實是為了緊急救人交醫院保證金，但他悶不肯說，最後弄到一發不可收拾，讓母親因而丟掉性命。

經歷這場人生至痛，失去親生母親的意外事故，小畢終於脫胎換骨揮別懵懂的少年時期；成長是那麼困惑艱辛，他的故事其實也是每一個倔強好動少年的成長故事，不只是在眷村，在都市在鄉野，到處都有同小畢一樣既傳奇又熟悉的成長故事。

陪著小畢長大的那片海：迷人的淡水地景

作為一部票房與口碑都冠軍的傑出電影，小畢另一樣為人津津樂道的，是貫穿在一連串故事背後的美麗海景——台灣北部最迷人的淡水海岸。從銀幕上映出第一個鏡頭，跳出片名開始，與海潮聲同時出現的，便是白茫茫的海天一色。隨著主題樂聲，剪影般一艘撈沙漁船緩緩划進畫面中央，海灘上這時出現六歲的童年小畢，然後是走在沙灘上兩個年輕女人，邊走邊說話。

小孩跑在沙灘柔軟輕靈的腳步，對照心事重重正準備去相親的母親，畫面維持著一貫的中距離鏡位，讓長長的海岸線更加悅目。漫步海灘上，說話聲被壓在海潮音底下的兩個女人，身後那一波波翻滾起伏的浪花，畫面構圖，正好不著痕跡地運用大自然景觀，傳達了女主角波濤起伏的內心。

電影大部分場景在淡水拍攝。從畢媽媽放著鞭炮的露天婚禮喜

宴，到小畢念小學的教室窗口，畢家住屋圍牆，一群同學溜出去摘水果買地瓜，以及喊立正稍息的大操場，生活瑣碎與傳奇故事進行的同時，導演的鏡頭都藉機拍到海景，哪怕只是作為地景，遠遠只看到海天一角。

幾場令人難忘的戲，例如剛開場小畢不耐婚宴的陌生與拘束，悄然離群溜去撿牆角的酒瓶蓋；他下課途中，挨家逐戶按門鈴，讓一家家出來開門卻見不到訪客的頑皮；為了治好夜啼不止小娃娃的怪病，路過的小朋友們被迫排隊「唸藥方」的種種有趣表情，也多以海岸四周為場景，鏡頭常能帶到海天雲影。最經典的，小畢與三個好友一邊吃烤地瓜，四人一邊走在藍色海邊的悠閒畫面。青春瘦長身影映照在海天之間，逍遙無邪，活力充沛正如上下跳躍不止的美麗浪花。范同倫來的書，一夥人開的小小租書攤也設在海邊沙灘上。把書攤就設在海邊一艘廢棄小船上，真是神來之筆，這個搖擺不穩的攤子果然不久便東窗事發，害小畢被畢媽媽痛打一頓。從遠地特來拜訪秀英的阿姨，這時也風塵僕僕走到剛開張的小書攤旁坐下休息，雖然「兒童相見不相識」，卻藉此讓露天海景或海盜書攤有更多在銀幕上亮相的機會。

充分利用北台灣美麗海景的，還包括小畢第一次約女朋友出遊，兩人在碼頭上買船票，以及遊覽區常看到，水岸邊流動的彈珠香腸攤。小畢（這時是鈕承澤飾）把新鞋掛在脖子上，赤腳走軟軟的沙灘時，初次約會少男的氣氛身影愈加浪漫。可惜煞風景的弟弟（顏正國飾）偏偏尾隨來海邊且不慎溺水。他差點送掉小命，也讓小畢挨揍一次不夠，又增加一次：先是流氓來尋仇，再是小弟歷險被救、父母跟著受驚。

一般觀眾都會笑出聲音的場景，是小畢帶兩個弟弟在牆外海邊，練習喊口令，大聲「立正稍息」練喉嚨的有趣畫面。兩個小娃娃雖然乖乖地一個口令一個動作，但笑著左右亂轉，南北不分，急得小畢直跳腳：「錯了啦，亂轉亂轉，你們會不會轉啊！」

這時的中鏡頭畫面，最中間是小畢背對鏡頭的腰部及大腿，正好把畫面切開成左右兩塊，兩格中央又各有一個左右亂轉的可愛身影，天真可掬的童顏，嵌在海水波瀾光影裡，笑果百分之百。

■ 小畢與范同的租書攤

直到如今，走在淡水的岸邊，依然可以看到這樣的淺底船擱淺在泥灘上喘息。當年，范同偷了書，和小畢一夥人在岸邊的船上開起了小小的租書攤。長大後的小畢若再回到這裡，會怎麼緬懷那段可愛的日子？



■ 情竇初開的小畢

充分利用北台灣美麗海景的，還包括小畢第一次約女朋友出遊。這個畫面為那時的淡水海岸線，留下了一個舒坦開闊的弧度。（中影提供）



■ 前往八里的碼頭

站在這兒，可以看到一抹觀音側面的剪影，那便是觀音山，與它山腳下的城鎮八里。這個小碼頭，是小畢情竇初開的地方，相信他當時眼中的觀音山、八里以及那霞紅的天空，都是無可取代的。因為滿滿的，都是那年少輕狂的澎湃。



這時鏡頭移到圍牆上頭，正看得出神的老畢，忍不住發聲指點小畢：「喊口令要從丹田裡用力，拼命似的。」於是他拉起喉嚨，直起脖子大聲吼出：「立——正——」。半生軍旅的老畢，這時以他專業的喊口令動作，聲音遠傳十里，連畢媽媽在屋裡都好奇探頭。導演此時故意把鏡頭拉遠，讓觀眾同時看到牆頭上的父親，以及牆下三個直立著操兵的小孩。除了圍牆與樹影，整體背景三分之二是海水，清楚傳達小畢一家貼近海邊的眷村生活。

父子喊口令這一幕，在原著文章裡是沒有的，到了電影劇本才額外加進來，卻比文字更傳神而象徵地描繪了台灣眷村生活特殊風景。一般沒有軍職的普通人家，不會有喊口令的指導者與操練家，誰說海天之間，小畢父子傳授口令的畫面影像，不是眷村文學與電影劇本的「經典改編」呢？

台北明星咖啡館：「台灣電影」與「台灣文學」初次相遇的地方

《小畢的故事》還有兩個地景值得一提。一個是秀英送女友回去時，兩人分手的淡水鎮公車招呼站。她們站著等公車的地方，背景正好是一方貼得亂七八糟五顏六色的公告欄。有意思的是，這個橫框上印有「淡水鎮公所製」的公共看板，另一邊還印有「永保整潔」四字，堪稱諷刺又幽默。一般觀眾較注意人物與動作，容易忽略導演精心安排的空間場景，也就看不到電影取景人幽默風趣的一面。

同樣是送別朋友的公共汽車站，在電影結尾處另有一景，座落在台北武昌街與重慶南路口。這時的小畢與小帆都已成年，明星咖啡廳參加過小學同學會之後，在這裡簡短話別，然後各奔前程。

台北武昌街明星咖啡館，與《小畢的故事》文學與電影，包括前世與今生，都有特殊因緣，既是小畢的誕生地，也是電影裡的拍攝場景。

先說電影裡的，最後一幕小畢與童年玩伴們在明星咖啡館開同學會，多年以後大家在這裡重逢相聚，互相驚喜地，喚著記憶裡熟悉又陌生的小名。童年密友長大後重逢，相見時參雜多少甜蜜、

欣喜與滄桑。這一幕熱鬧與蒼涼，讓觀眾同樣沉醉在世事變幻的悲欣氛圍中；成長的艱辛都成過往，在回憶與告別聲中，樂聲輕輕響起，一幕幕海景環繞不去，令人低迴不已。

小畢同學會，在明星咖啡館——這是電影裡的場景，而銀幕外的現實生活，這部電影最重要的幕後工作群第一次相約見面，也在明星咖啡館。朱天文第一次見到侯孝賢，還有陳坤厚，產生怎樣的最初印象，大家如何談開，如何從洽談版權，轉成決定合作編寫劇本，這些過程都詳細寫在她一篇散文〈下海記〉裡，同樣收在《小畢的故事》這本書中。

因為在明星咖啡的相遇，朱天文與侯孝賢才開始合作，也有了後來一系列台灣新電影的長期攜手。這裡不只是一部電影裡的地景，甚至是當代電影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地標，「台灣電影」與「台灣文學」初次相遇的地方——相看覺得很對眼，決定一起合作，於是有了新電影的起步，有了《小畢的故事》之劇本與分工。

《小畢的故事》是一部詩意的電影，世界各個角落，都不乏類似的青春浪漫與成長艱辛。朱天文的文章裡寫著：「在當時，我不懂得為什麼生活裡的瑣瑣碎碎，不管是愉快的、憂愁的，在很久很久以後想起來，卻都是珍惜的，而且愈演愈精，愈久愈真。」

這些精美的句子都保留在電影裡，讓朱小帆的聲音輕輕敘述給觀眾聽。文字短而電影長的小畢故事，劇情與人物在銀幕上增加了很多。電影改編的成功，除了導演之外更不能不提編劇侯孝賢，是他讓小畢桀傲不馴的性格做了最佳呈現，也因為他的加入，既平衡了朱天文原作的文藝腔與閨秀氣，更讓整體表現帶有日常俗世的厚重感。

無論如何，人性是不變的，人與人的感知是共通的，正如海報所言，各種角色會「編織成愛的故事」，令人回味不盡，且愈久愈真。

■ 撰文 應鳳凰

台北市人，師大英語系學士，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東亞系文學博士。曾任《中國時報》人間副刊、資料主編、成大台文所副教授，現任教於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。多年來致力於整理台灣文學史料，編有《光復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》、《1980 年文學書目》等工具書，著有《筆耕的人》、《台灣文學花園》《50 年代台灣文學論集》等。

■ 小畢家的紅磚牆

磚紅、斑駁的老牆，悠悠盪著海潮聲的淡水河，所有的生活瑣事、街談巷議與傳奇故事都在這兒搬演。這個家，有小畢的喜和樂，也有小畢的哀與愁。（中影提供）



■ 斑駁的老牆

小畢長大了，離開了，那個家也沒有了，只剩下一堵佈滿回憶的老牆面向著淡水河口，鎮日訴說它曾經擁有的，這一家人的記憶與感情。





▲ 淡水的那片榕樹

只要到淡水，往海灣的盡頭漫步而去，必定會經過這像母親寬暖的臂膀般的樹蔭。這大片榕樹，與那些樸實的紅磚頭，已經成了淡水河岸的一個標誌。

▼ 老榕樹下的愜意

淡水岸邊有許多老榕樹，隨意揀一棵坐下，都是一個適合度過整個午後的好地方。



▲ 同學會後

長大後的同學會，小畢與小帆走出武昌街，各自搭上了駛向未來的公車。即使他們都長大了，那孩童與少年的過往，依然留在他們彼此凝視的目光中。就像曾經出現在電影中的老街道，仍有過往的味道與溫度。

▼ 被青春幽了一默的老建築

通往中山堂的小道上，除了有蓊鬱的大樹，旁邊還有矮小的老建築。老建築已經好幾十歲了，皮膚卻被五花八門的顏色與圖案刺了青。一群女學生走過它面前，暈黃的燈光透著紅紅的微量，好像是害羞的紅了臉似的。





■ 淡水的夕照

淡水最有名的，還有那片海上的夕照。在這片夕照下，連人為的痕跡都變成了好看的剪影。在城市中，一天的結束總是不知不覺。而這裡，天空會為人們的時間做上美麗的注解。